

GONGAN QIANYAN ZUOJIA ZHENTAN WENXUE ZUOPIN XILIE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文学作品系列

圈套与网

彭祖贻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文学作品系列

圈套与网

彭祖贻 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圈套与网/彭祖贻著.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7. 3

(公安前沿作家侦探悬疑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81109 - 612 - 5

I. 圈… II. 彭…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02704 号

圈套与网

QUANTAO YU WANG

彭祖贻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14. 5

开 本: 64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ISBN 978 - 7 - 81109 - 612 - 5/I · 025

定 价: 25.00 元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发行部负责调换

联系电话: (010) 839032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E - mail: cpep@public.bta.net.cn

www.phcppsu.com.cn

www.porclub.com.cn



作者简介

彭祖贻，湖北省作协会员，北京市侦探小说作家协会特邀会员，湖北省公安文学创作协会副主席，湖北省鄂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当过知青、民办教师和水电工人，1976年进入公安机关工作，先后从事过政保、刑侦、预审、治安等项公安业务工作。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情感卧底》、《天堂梦旅》、《黑白尘》、《死亡复仇计划》等7部，中短篇小说《冰层下的火焰》、《夏日的缠绵》等80余篇（部），另有长篇纪实《罪恶备忘录》和系列纪实《刑警断想录》、《刑警忧思录》、《少年忧思录》和散文、随笔等总计约600余万字。曾获金盾文学奖、历届全国侦探小说、东方侦探推理小说大奖赛优秀作品奖。

责任编辑：杨益平 周兰星

文字编辑：王 维

封面设计：海馬书装

目 录

淡水珍珠 (上)	1
淡水珍珠 (下)	19
非常幽会	36
双重生活	68
浪漫之旅	112
圈套与网	135
黯然销魂	162
诛心之问	206
后记	226

淡水珍珠（上）

今晚感觉不好。

晚上一到武城宾馆就遇上于耕夫，他人模狗样地走在一群客人中间，有说有笑，我明明就站在大门口的自动玻璃门前他却对我视而不见。我本想给点颜色他瞧瞧却被华子拦住了，我不能不卖华子的面子，华子对我一向不错。

九点多钟的时候我在电梯中遇到了一个牛×哄哄的男人，当时我正从二楼的酒吧里出来，他从斜对面的餐厅中出来，在电梯口我们相遇了。他一双眼睛在我的身上睃来睃去，我没正眼看他，我是故意的，我知道自己很有魅力，女人有很多种，我是属于那种既性感又漂亮的那种。进电梯后他按了十八楼的字码，回头冲我笑笑，说小姐上几楼？他的舌头有些发僵，我闻到他满身的酒气，便皱了一下眉头，他打了一个酒嗝，说对不起我可能喝多了一点，两个人喝了两瓶 XO。

他这话让我心动，敢喝 XO 的男人应该有钱。

于是我就回了他的话，我说酒喝得太多了不好，先生是不是很寂寞？

那家伙看来是个老手，说小姐你能不能帮我排解寂寞呢？

电梯关门的一刹那，华子以极快的速度插了进来。他穿着藏青色的保安制服，装作道貌岸然的样子，他按了二十四楼的按钮，二十四楼是武城宾馆的最高层，也就是说，我在任何一个楼层他都会知道。我看到那人盯了华子胸前的牌子一眼，华子的胸牌很清楚地标明他是武城宾馆的保安部长，我装着不认识他。

转眼间，电梯到了十八楼，门一开，那男人就邀请我，说我就

住在1818，不想去坐坐？

我说：“坐坐就坐坐。”

华子像个木头人，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一进1818的门，那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想动手，我推开了他，说你总得讲究点情调吧？他从西装的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胀鼓鼓的钱包在我的眼前晃了晃，你以为我没情调？你不就是想要这种情调吗？我有的是。

我笑了，说有情调的人是讲究卫生的，总得洗洗再来事儿吧？

他说，洗洗就洗洗，你帮我脱，说着就将身子仰倒在床上，脚冲我翘起来。我微笑着，帮他把皮鞋和袜子脱了，他脚上的臭味儿、身上的汗味儿和酒味儿都很浓烈，我连眉头都没皱一下，这种臭男人我见多了。我将他脱得只剩下内裤，又笑着对他说，你一身酒气还有脚气、狐骚气，剩余的事情非得你洗了之后才能做。他这才表现出不好意思的模样，让我到卫生间把水放好。

他高高兴兴地进了卫生间，我安置他在水池中躺下，又点了一支烟塞进他的嘴里，他很惬意地吸着烟让我也进水池中去，我说我不脱衣服怎么进去？他要我当他的面脱，我说衣服放在卫生间待会儿叫水汽一冲还能穿吗？你耐心点儿我去去就来。出卫生间时我顺手将门带上了，隐约间还能听到他在里面哼小调，但没多大一会儿就没声了。我为他点的那支香烟应该起作用了，我可以从容不迫地做我想做的事。

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让我不痛快。他西装口袋里那个鼓胀的钱包除了一大堆欠条账单发票之外几乎没有钱，床头边还有一个密码箱，我也弄开了，里面只有一堆脏衣裳。我想这个人大概是一个来我们武州要账的单位业务员，我看走眼了，一气之下我将他仅有的一点零钱都掏得干干净净，就这种臭男人还想打我的主意？我要让他明天早晨连吃早餐的钱都没有！我想象他明天早晨哭丧着脸的样子才稍微开心一点。

离开之前我又悄悄推开卫生间的门看了一眼，那人果然在浴池中熟睡了，抽风似的打着呼噜，赤条条的身子上没有任何饰物，即没有项链也没有戒指，只有一丛黑色的胸毛。

这人确实是个穷光蛋。

武城宾馆失手了，这天晚上我当然也不能再在这里待了，我打的到了九天大酒店。跟华子分手的时候他还笑话我，说小小你也有看人走眼的时候，你不是说你看人从不走眼吗？我气得打了他一拳，他在我脸上亲了一口，说我今晚十二点就下班了，我可以到你那里去吗？你要是没别的约会我就过去。

我说：“我要是想你我就呼你。”

事后想来，失了一次手之后就应该回去，我一向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感觉不好就不应该再继续了，但这天晚上有点鬼使神差的味道，也是活该要倒霉。

在九天大酒店的酒吧里我盯上了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他像个知识分子，一个人坐在窗户边的一片暗影里喝闷酒，给人的感觉像是很落魄的样子。我盯上他是因为他质地高档的衣着，他的眼镜我估计是水晶片玛瑙架的，西装肯定是意大利进口货。现在已经不是大老粗暴发户的年头了，人都精得跟贼似的，真正有钱的该是这种被称之为儒商的人。

我过去了，说：“先生能在你这儿坐坐吗？”

他说：“你想坐就坐吧，你不坐位置也空着。”

于是就坐下。

他老半天都没正眼看我，也没让侍应给我上饮料。他不看我我就没法施展魅力，跟这种人相处要讲究方式方法，这类男人一般还是讲情调的。我斟酌了一会儿才说，先生你好像不开心，要不，我陪你说说话？

他说：“你想说就说吧。”

我说：“说什么呢？”

他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我注意到他看了我一眼，眼球在镜片后飞快的一个滚动，我马上不失时机的递给他一个微笑，我没有笑出灿烂，我笑得很含蓄。他叹了一口气，说小姐你不该干这行，像你这样的条件干什么都行就是不应该干这个。他这话听起来有点怜香惜玉的味道，我心里想

笑，这种男人最傻。

我说：“我喜欢。”

他皱了一下眉头，你为什么喜欢干这个？

我说：“图个洒脱、痛快，我连这个都可以干，活人就没什么顾忌了，人活着为什么？不就是快快乐乐地活着吗？人生就那么几十年，眨眨眼睛就过去了。”

他说：“你真的快乐吗？”

我说：“不感到快乐我不会来，如果你让我看不顺眼我也不会走近你。”

他开始正视我了，幽暗中，我发现他脸膛的线条不错，属于那种有魅力的男人。但男人的魅力对我没有任何意义，男人是世界上最坏的东西，我走近他只是要达到我的目的而已。他说，你怎么会看我顺眼呢？我连自己看自己都不顺眼？

我说：“先生遇上了什么不顺心的事了吗？我看你挺烦的。”

他说：“我要是能遇上不顺心的事我就不会烦了，能遇上不顺心的事就必需操心，有心可操该是多么快乐的事情啊！我现在的什么问题是什么心都不操了，我不知道活着该干什么，我茫然、迷惘，活得毫无意义毫无目标，我不等于是行尸走肉吗？”

我说：“先生我该怎么称呼你？”

他说：“我姓田。”

我说：“田先生你有钱吗？”

他说：“名和利都不缺，老婆贤惠漂亮，儿子聪明上进。”

我说：“如果是这样你该去看心理医生。”

他说：“我本人就是一个医生，不夸张地说还算个名医。”

我笑起来：“那我只能说你缺心眼儿了。你什么都不缺还有知识你怎么就不能快乐呢？”

他作思忖状，——我缺心眼儿？他自己问自己，跟着又笑起来，说：“小姐，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说我缺心眼儿的人，跟你说话真有意思，而且，你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像香港歌星徐小凤。”

我说：“我还有很多好东西你没见着呢。”

他说：“是吗，拿出来看看，小费的事你别操心。”

我笑出了灿烂：“在这儿拿吗？”

他总算笑了，不言不语地起身离开了座位。

后面的事情差不多是武城宾馆的翻版，我对于此道轻车熟路。田先生住的房间是713，他似乎不是一个很花的男人，他进房后就没有正眼看过我，我要为他脱衣服他都不让，他很腼腆。我只好将自己的外衣脱下，将绣花胸罩展示给他看，当然还有半裸的玉体。我说你先进卫生间去吧，我马上就来，他自己脱下外衣扔到床上，穿着衬衣长裤进了卫生间，他竟然还顺手将门掩上了，看来他是第一次从事性交易。

卫生间里面的哗哗水声响起的时候，我开始以极快的速度搜索他的口袋，我估计他会将自己洗干净才出来。然而，就在我将手伸进他口袋的一刹那，我的后脑突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我马上回过头，看到他正靠在卫生间的墙上冲着我微笑，衣服仍然穿得整整齐齐。我一下子傻了，伸进西装口袋里的手竟然不知道收回来。

他说：“你可以将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

我说：“我，我……”

他说：“我让你拿出来你就拿，是你需要的，我早就为你准备好了。”

我说：“田先生，你的话我听不明白。”

他说：“你将口袋里的东西拿出来看了就明白了。”

我从西装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叠成四方块的纸，我展开一看，是一份盖着武州市公安局大印的《刑事拘留证》，被拘留人一栏是空的，执行人一栏填了两个名字：田田，秦曼。

我估计秦曼是个女警察的名字。

田田从我手里接过他的西装，掏出一支钢笔递给我，说：“小姐，你自己把名字填上吧，签上名之后别忘了将日期写上，现在的时间是二〇〇一年三月十四日夜晚，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不对，应该是三月十五日凌晨零点十五分。巧啦，今天是打假日，正确的叫法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我跪在了他的面前哭起来，说：“田先生，你就饶了我吧，我

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是实在没办法才干这种事的。房里没别人，你想怎么我都可以，我保证温柔保证让你舒服……”

田田笑了笑，我就是想接受你的诱惑也不敢呀，你起来把衣服穿好吧，别着凉了。他转身将房门打开，一个看上去很秀气的青年女子走进来，田田说，秦曼，我的眼力不错吧，你说你输了请我吃夜宵，你说话可要算数哈。

秦曼也笑了，将我扔在床上的拎包拿起来，从里面搜出半包绿摩尔香烟，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里的香烟应该含有致人昏迷的麻醉药物，对吗？”

她从我身边走过时顺手抓起我的外衣扔在我身上，皱着眉头说穿上别装可怜了，她走到窗台边掀开窗帘，不知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架小巧的摄像机，对着屏幕看了看，然后对田田说：“田队，还是你请我吃夜宵吧，要不我将这盘带子复制一份送给嫂子，你瞧瞧。”

田田看了一眼，叹了一口气：“罢了，就是你请也还是我买单。”

秦曼笑起来，本来就该这样。

田田说：“摊上你这样的部下活该我倒霉。”

秦曼过来为我戴上手铐，拉我起身的时候还踢了我一脚，骂了我一句：“看你个骚样儿！”

我被他们悄无声息地带离了九天大酒店。

搜查我的住宅时，田田和他的同事几乎都瞠目结舌。

我想，在我们这座城市像我这么富有的小偷一定不会很多，像我这么漂亮的女贼肯定也不多见，两者相加的概率大概是独一无二。

我的房产证上明明白白地写着我的名字，我这套复式楼的购价是六十万，如果加上家具、电器、现金、首饰和有价证券，另外还有小车和电脑，我的财产大概不会少于二百万。

田田说：“赵小小，你已经有这么多钱了，为什么还要偷呢？”

秦曼说：“贪得无厌。”

我说：“好玩儿，我只是过过瘾而已。”

秦曼说：“做贼也上瘾？”

我说：“秦警官，你虽然是个警察，但也是个女人，你不觉得该有人出来惩罚一下那些以为有几个臭钱就可以到处风流的臭男人吗？让臭男人垂头丧气的感觉是不是特好？”

秦曼问：“你上过男人的当？”

我流下了眼泪，说：“我不想回忆往事。”

秦曼的脸上泛出了我希望看到的怜惜与同情，她说：“不管怎么说，你都不该作践自己，你应该拿自己当人。”

田田对我与秦曼的对话似乎不感兴趣，很专心地翻看着我的首饰盒，在一大堆金银首饰中他好像特别对一条淡水珍珠项链感兴趣，拿在手上左看右看，把玩了一会儿，又打开了我的电脑，他对电脑也是行家，他玩儿得很专注。

秦曼也注意到了那串珠子，做了一个不屑的表情，说：“真是财迷，这珠子又小又黄，值不了几个钱，也这么藏着。”

田田从电脑上移开目光，说：“这大概是一条有特殊意义的珠子，赵小小，对吗？”

我没有说话，沉默是金。

田田说：“你不打算承认是不是，你的电脑已经告诉了，你上网用的名字就叫淡水珍珠。”

这人太厉害了，我遇上了一个危险可怕的手。

你这串珠子就是淡水珍珠。田田又说。

搜查在田田的指挥下有条不紊地进行，来的警察有十多人，专业素质都挺高的，连卧室中隐藏在墙上的暗柜他们也找出来了。他们开密码锁根本没要我帮忙，只几下就捣鼓开了。那里面装有一些美金、英镑和日元，我的悲哀也就是从暗柜被发现时升腾起来的，这个场面让我得出结论：田田引我上钩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我早就引起了他们的高度重视，他只是今天才找到我而已。我知道自己大概是完了，我不该有收藏小饰物的癖好，我为什么要有收藏这些东西的癖好呢？

果然，田田望着我笑起来，赵小小，这些小东西都富有象征意义，对吗？

我不敢回答。

田田说：“沉默没有意义，顶多给我们添一点麻烦，我们多花时间调查就是了。我想，这里面的每一条项链、每一个戒指都可能与案件有关，你看，这个项链坠后面有字，好像是销售点的名称和99.99的数字，我眼神不好，你读给我听听？我想，通过销售点查出顾客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说：“你太厉害了，跟你作对没有任何用处，我彻底交代，我如果彻底交代了你能宽大处理我吗？”

他说：“不能。”

我说：“那我坦白还有什么意义呢？不是说坦白从宽吗？”

他说：“你刚才是问我能不能宽大处理你，我当然不能，对你的处理只能依据法律，是你自己的措辞错误，宽大也只能在法律允许的范畴之内，你懂得的法律不比我少，能够对你宽大到什么程度你心里应该有数。”

我苦笑，你这个人太残忍了，你就不能骗骗我，起码让我暂时有点希望。

他说：“我不想骗你，你骗人、你被人骗的经历还少吗？为什么就不能活得真实一些呢？你不应该一直生活在骗局之中，欺骗只能得逞于一时，真诚才是长远的。从现在起，我们将打一段时间的交道，我希望咱们相互都能真诚相待。”

我想哭，但我紧紧地咬住了嘴唇，我不哭。

法律不相信眼泪，眼泪感动不了警察，警察是世界上最无情无义的人。

田田说：“人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你现在已经到了躲避不了的时候，你想不负责都不行了，为何不干脆把责任负起来呢？”

一个很温馨的审讯场面。

我们都坐在一个装潢得很漂亮的小会议室里，田田让我坐在一张松软的沙发上，他与秦曼坐在我两旁，我们共用一张摆放着茶杯、烟缸和香烟的茶几，茶几上还摆有一盆文竹。秦曼的角色是做记录，这个女警察的脸看上去比田田更温和，这种场面不像是审讯

而像老朋友在促膝谈心，但谈话的内容却是毫无疑问的审讯，田田在谈话的同时还在研究首饰盒中的东西。

谈话一开始，田田便与我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分歧。我告诉他我的文化程度是大学毕业，他纠正我，说是大学肄业，他从公文包里找出一本卷宗翻开几页便找到了他的根据，说我是在读南华农业大学园艺系二年级时被劳动教养的，所以我的文化程度是大学肄业而不是毕业。我不得不惊讶他们的办事速度，这么短的时间就将我的劳教卷宗调来了。我告诉他，我在劳动教养期间并没有放弃学业，虽然我没再攻读园艺专业了，但我却自修了法律，我已经拿到南华政法大学的本科文凭。

秦曼很吃惊，她说：“你既然懂法，文凭比我还高一个档次，为什么还要犯罪呢？”

我说：“犯法的人都不懂法吗？我看是你不懂社会，真正犯法的人都是懂法的甚至还是精通法律的人，胡长青不懂法？成克杰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人大是管立法的他能不懂法？”

秦曼对田田说：“田队，她看问题比我还尖锐。”

田田说：“小秦，你以为你能言善辩呀，论说话我们都不是赵小小的对手，她的口才是怎么来的？是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练出来的，何况她还读了那么多的书。”

我说：“懂法有什么用？人生是功利的，人都希望法律只约束别人不约束自己。”

田田说：“你曾经被法律约束过一回，那一次约束了你三年，这一次你又要受约束了。”

我说：“这一次你估计得几年？”

田田说：“我是刑警，不是法官，刑警只管破案不管量刑，你不是懂法吗？你自己应该能估算得出来。不过，搜查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判断，凭我这多年办案的经验，你这一次要付出的代价恐怕没边儿了，究竟怎么量刑你心里应该比我更有数。”

我问：“你当我是一个大盗？你以为我的财产都是偷来的？”

田田说：“如果我这样认为呢？”

我说：“大不了就是命一条。”

他说：“难道你一点牵挂都没有？我希望你能够现实一点。”

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我面临的究竟是怎么样的现实？”

田田笑起来，说：“我知道你有跟警察打交道的经验，你在摸我的底，看我究竟掌握了你多少问题对不对？好，我说过希望能与你真诚相待这句话，我说话算数。我告诉你，你面临的现实非常残酷，凭我们搜查已经得到的物证，足以使法院定你两个罪：盗窃，抢劫。”

我说：“笑话，我一个弱女子还能抢劫？”

田田说：“你在作案时多次使用麻醉药物，包括对外国人，使用麻醉的手段使人失去知觉后再行窃本身就是抢劫，你不是法学士吗？还用我解释？我在这个首饰盒中已经找到了三年前的一起案件的证据，噢，就是这串项链，链坠后面还有日本字，受害人是一个日本人，他的名字叫伊滕博文，具体的作案时间是一九九八年的十月十七日，案发地点是武城宾馆。”

我说：“没想到那个糟老头子还有脸报案。”

田田说：“这正是你敢于连续不断作案的一个主要心理，你知道男人都爱面子，特别是那些有头有脸的男人，所以吃了亏也不敢声张，牙齿打掉了往肚子里咽，从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你曾经在同一家宾馆同一个夜晚连续作案达四起之多，也许还有隐案未报，日本人那起案件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后果？”

我说：“除了拿了他一些钱和一条项链之外还有什么呢？”

田田冷笑：“你真的不知道？”

我说：“我拿了东西就走了。”

田田说：“三年前你大概对麻醉药物的性能还不是很熟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那次你用药过量了，老头子在你离开房间后一直都没苏醒，他在昏迷的状态下被他亲人接回国的，他在日本也没醒过来，你懂得这意味什么吗？”

那不是我干的！我叫喊起来。我没想到一下子就被他打得不能动了。

田田仍旧是那种不慌不忙的腔调：“不要激动，你既然不愿意

交代那就继续听我说。那起案件被我们列为当年必破案件的第一号，就是因为那起案件没破，我们刑警队那年的先进集体也黄了，我的弟兄们都恨死你了。不过，我们的工作做得很细，我们武州的‘扫黄’工作那段时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想当时你应该也有所觉察，因为你作案停止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可能是到外地去了。虽然时隔三年多时间，我们在现场勘查时所取得的证据仍然可以证实案发当晚只有你与那个日本人在房间里。”

我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确实承担不了他说的后果，我也不知道那件事是这种后果！华子怎么没对我提起过呢？看来我只有对不起华子了，生命还是自己的重要。

要想保命我必须将华子供出来。

我承认我偷东西是偷上瘾了，只要是连续一个星期没出门作案，晚上睡觉就会失眠，随便出去拿一点别人的东西回来心里就舒服了，这是真的，我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了自己。

我到现在都弄不清楚我与华子是什么关系，用世俗的价值观判断，他与我都不是好人，但我们走到大街上绝对都有令异性很高的回头率。我在白天绝对是一个端庄典雅的淑女，华子也很酷，高大英俊，不苟言笑，如果我们携手并肩地走在大街上，绝对是现代版的天仙配，我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

华子的经历要比我单纯得多。他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在武城宾馆当保安，他一直都没离开过那里，我们本来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我复杂的人生经历十个寻常女人加起来也没我那么多，有时候我以为我们走到一起完全是一种偶然或者说是命运在冥冥中的安排，但细细一想又不像。

那一次我刚刚从一个金发的欧洲男人的房间出来，那是一个像公牛一样的男人，我被他折腾得够呛，但我还是胜利了，在他精疲力竭地打着西洋呼噜进入梦乡的时候，我掏光了在他房间所能找到的全部外币，跌跌撞撞地离开了，但我实在是没有力气离开武城宾